

爱河向东流

雁声寒◎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爱河向东流

雁声寒◎著

爱河向东流

著 者 / 雁声寒

文稿审阅 / 文 馨

编辑校阅 / 编采中心

美术设计 / 妮 可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华侨商业中心 15C

电 话 / 00852 - 60624867 30717637 30787738

传 真 / 00852 - 30785638

网 址 / www.bookhk.net 或 <http://www.bookhk.com>

电 邮 / book@bookhk.com

印 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16 开 (710 × 1000)

印 张 / 24

字 数 / 356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988 - 19883 - 2 - 4

定 价 / 58.00 元

读者购书及查询,可直接登陆网站 www.bookhk.net

或 <http://www.bookhk.com> 购书信箱: bookvcd@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人公徐少辉英俊潇洒，性格怜香惜玉，其仪表、心素最受女人钟爱。他当过知青、战士、工人、干部、大学老师、大老板，也沦落为穷人。他从16岁开始恋爱，到45岁自杀身亡，红颜知己有五十多位。其法定夫人又是辣娘子，老婆和情人之间大战连绵、天翻地覆古今罕见。本书对特殊爱情关系的描写，对情人之间深层心理的描写，对真爱、假爱、感情游戏、多妻共处、戴“绿帽子”等表现形式的精细刻画，在其它文学作品里鲜见。当您读完本书的时候，隐藏在通篇文字间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绝妙性爱感受和最赏心悦目的情感意境，会在您感悟的灵光中冉冉升起，并从此伴随您的一生。

本书会使您找对象、处情人、找老板、侦测他人感情心想事成！可消除性冷漠。

本书人物和故事情节纯属虚构。

目 录

第一章	情颂	1
第二章	初恋如梦	3
第三章	文宣队长的暗恋	12
第四章	骗婚却是为真情	20
第五章	他该爱谁	33
第六章	在桃花村的日子	40
第七章	一个倒霉的男人	52
第八章	溅血的新房	60
第九章	特殊的礼物	66
第十章	勾魂的女人	70
第十一章	传说中的贵美人儿	81
第十二章	无双辣姐	86
第十三章	心碎的名校校花	99
第十四章	省城第一美女	110
第十五章	梦想恩爱百年	122
第十六章	遭闲言恨满乾坤	128
第十七章	辣味川妹初露锋芒	137
第十八章	六个美女的疯狂	146

第十九章	苍天为她落泪	157
第二十章	替老朋友相亲	161
第二十一章	要命的照片	169
第二十二章	小旅馆里的假夫妻	176
第二十三章	徐少辉泪洒长江	183
第二十四章	绝密被老婆发现	189
第二十五章	美少女夜半劫男色	195
第二十六章	大美女爱上已婚男	203
第二十七章	奇葩无意羞芳草	212
第二十八章	逃不掉的师生恋	221
第二十九章	四个小蛮女	230
第三十章	遭遇小情妇悍妻落败	235
第三十一章	疯狂的美国美女	241
第三十二章	老婆和老婆之间对决	247
第三十三章	遭离间鸳鸯分飞	255
第三十四章	情债永远还不上	261
第三十五章	总裁的夜生活	268
第三十六章	谁说富豪只好色	275
第三十七章	神秘红衣女子	282
第三十八章	寻找传说的羊脂玉	288
第三十九章	小酒馆里的风流事	295
第四十章	徐总裁乔装识玉女	304
第四十一章	选美大赛乐极生悲	310
第四十二章	自杀的感觉	319
第四十三章	大老板沦落街头	328
第四十四章	索命的老婆	332
第四十五章	大爱男人千古唯一	339
第四十六章	旧友善意设黑局	343

第四十七章 末日何需问苍天	346
第四十八章 骗局里的温柔	353
第四十九章 临终的爱情对白	357
第五十章 大结局	364
后记:徐少辉的人物原型	367
《爱河向东流》角色表	370

第一章 情颂

宁静夜晚，灯阑珊，月在天边。秋风爽，星空朗朗，遥思伊人。丝绢难掩相思泪，红装却染初血痕。同向往，如鸳鸯双双，女儿心。欲难消，忘天伦，求真爱，敢舍身，几度生死离合若浮云。红颜消退何须叹，人生无憾胜古今。望江山如画情未老，共红尘。

世上人，形形色色。世间事，五彩缤纷。形形色色的人，做出千奇百怪的事，正可谓：闹哄哄大千世界，乱纷纷百态人生。青年人几乎个个每天都在恋爱，正在体验不同的爱情故事。而成年人几乎每天都在做爱，爱得舍生忘死、天昏地暗、五花八门。于是，有人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爱情的长卷。还有人说，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有了爱情。

经过千年的演义，爱情故事成了人类文化中的经典，久盛不衰，世代相传，无穷无尽。爱情故事有如此魅力，是因为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每个爱情故事都是新的绝无雷同。或赏心悦目，或荡气回肠，或令人仰天长叹，或令人热泪沾襟，或如疾风骤雨翻江倒海，或如落红悠悠丝竹声声。

当你展开这篇爱情的长卷，你就在这故事之中了。

东边外，现在几乎没几个人知道是什么地方。

满族人统一中国定都北京后，把长白山地区视为大清龙脉、发祥重地，于顺治年间，沿明代辽东边墙旧址修筑土堤，插柳结绳，形成一道从山海关到鸭绿江口长达九百余华里的禁区界限，称为柳条边。东边外是指

柳条边以东，南起安东（今丹东），北经宽甸、桓仁直到通化一带地方。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晓谕兵部：盛京（今沈阳）边外居住村庄，俱著移住边内。清朝高士奇著《扈从东巡目录》载：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南起朝鲜，西抵山海关，有私越者，必置重典。可想而知，自顺治皇帝设置柳条边起，东边外就成了严禁平民百姓进入的皇家禁地，以防居民开垦毁坏大清龙脉。

如此封禁二百余年，于同治十三年皇帝颁诏开放，允许边内居民移往边外。光绪二年设安东县，次年增设宽甸县、桓仁县和通化县。现在这一代地方虽然已经繁华，但得益于清廷二百多年封禁和长白山独特环境与资源，从丹东往北逶迤数百里依然是世上难寻的神仙境界，正是：苍山叠翠，谷幽峰奇，溪深潭阔，水碧如兰，气紫风香，绿肥红瘦，如情似梦，如画如歌。

东边外腹地有一个万余居民的小镇——黄花镇，一场任凭是神仙也想不到结果的爱情大戏，从这里奏响了它那遥远、空旷、悲怆而动人的序曲。

第二章 初恋如梦

一九六七年初夏，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红卫兵派系斗争正在高潮。不管是谁，说出事就出事。今天是革命群众，明天可能就是反革命或牛鬼蛇神，被打倒了再“踏上一万只脚”。

下午五点钟，黄花镇中学放了学，一群群身穿灰、黄军装的学生潮水般从校门涌出来。他们个个都戴着红卫兵袖标，斜挎黄书包，有的腰上扎着军用皮带，朝气蓬勃。

校红代会学习委员、轻骑兵毛主席思想文艺宣传队副队长、红卫兵连长徐少辉出了校门，同路的一群女生朝他指指点点、嘻嘻哈哈，而他似乎没看见，大步流星往家走去。他惦着快点回家帮父母做点零活儿。农村乡镇，家家户户一年到头总有做不完的活儿。

徐少辉，一米七六左右的个头，细溜溜的笔直身材，瓜子脸，大眼睛，乌黑两道剑眉，唇红如朱，浑身透出英俊、深沉气度，是黄花镇一带远近闻名的帅小伙儿。他长得像母亲，皮肤很白，白里透红，一尘不染，害羞的时候像姑娘一般从脸到脖子满面飞红。他喉结特别小，不特别注意看不出来，若不是剃着“小子头”，谁都会以为他是个大姑娘。宣传队演出，他经常男扮女装，那腰条儿、脸蛋儿，站大姑娘堆里都出众。镇里一些快嘴少妇闲来无事，经常把他叫住问这问那，不时丢出几句风流俏皮话儿，拿这个俊俏小兄弟嬉笑一顿过嘴瘾。

去年正月十五镇里扭大秧歌，镇中学秧歌队有一出“猪八戒背媳妇”。猪八戒当然是男生扮，这“媳妇”就不能是女生，因为猪八戒偶尔得背着

媳妇走几步。那个年代，谁家姑娘在大庭广众趴在男人身上让人背了，麻烦就大了，光那闲言碎语就够受的。媳妇这个角儿自然是徐少辉扮。上街演出时，他穿一身粉红色绸子女戏装，戴着唱戏用的女式假发，虽然脸上没化妆，却把这猪八戒的“媳妇”演得像真的一样。

秧歌队休息时，徐少辉坐在十字街口旁边剃头房的窗台上。当地人习惯把理发馆叫做剃头房，这是镇里唯一的剃头房，歪歪扭扭的老房子，房基已经下沉，窗台坐上去正合适。剃头房的两个理发师都是哑巴，长得又高又胖的叫大哑巴，矮小干瘦那个叫小哑巴，此时大哑巴正给一位老爷子剃光头。徐少辉透过玻璃窗看他熟练地用剃刀在那老爷子头上刮来刮去，心里很是担心那锋利的剃刀是否会削了耳朵。他看得很入神。

“哎！你看人家老徐家那小伙儿，真俊！把这满大街的大姑娘都给蔽了。”

一个女人说。

“你别一口一个小伙儿地叫，我看不一定是小伙儿，不信把他叫过来咱看看！”

另一个女人说。接着是几声嘻嘻哈哈的娇笑。

徐少辉听到了她们的话，心想这几个人也太不礼貌了，只装作没听见，却下意识地扭头看看究竟是谁这么说话。只见相邻窗台上坐了三个女人，坐中间那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全镇人都认得，都叫她老迟婆。这女人长得人高马大、膀阔腰圆，相貌倒不难看，据说以前是马戏团的演员，岁数大了，生了孩子，不干了。她丈夫姓迟，都叫她老迟婆，她娘家姓什么很少有人知道。这老迟婆是黄花镇有名的媒婆，一年到头从东家串西家，谁家的姑娘小伙儿没处对象，她就找上门去撮合。坐她旁边的另两个女人都二十多岁，刚结婚一两年的小媳妇模样儿。看见徐少辉扭头看她们，似乎不好意思，不再说什么，装作看街。老迟婆却不在乎，朝他招招手：“哎！你过来，我问你点事！”

论街坊辈分，老迟婆是长辈，徐少辉不能不听招呼，只好过去等她问话。虽然心里突突地跳，脸上也觉得热，但还是装作刚才什么也没听见。

“迟姨，你叫我有事啊？”

“你过来，坐这儿。”

迟姨边说边往一边挪了挪，拍了拍窗台。这窗台坐三个人正好，再坐一个挤不下，徐少辉迟疑了一下。迟姨一欠身子，扯住衣服把他拉过去硬塞那缝里。挨窗框那两个少妇只把腰往上拔了拔，勉强坐下了。

“你俩不是要看么？看吧！”

迟姨说。

两个少妇不再装作看街，细细打量着徐少辉，你一句我一句问些没必要问的话：“你是老徐家的孩子吧？”“今年十几了？”“你们姊妹几个？”

徐少辉害臊，很不自在地应答，也不敢看她们。

“人家都叫你大姑娘，俺们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先把手拿来我看看！”

这是迟姨在说话。

徐少辉只感到她们要进行“体检”，紧张得耳朵嗡嗡响，胳膊腿不听使唤。迟姨抓去他一只手，翻来覆去地看，又把袖子使劲往上撸，边看边捏巴几下，自言自语说：“他真像女孩子！”

另两个女人在翻弄他的衣领和衣襟，故意说这衣服挺好看的，不时在他胸部和脖子前边摁几下，好像无意碰上的。

徐少辉害臊的了不得，走也不是，坐这也不是。幸亏街上人山人海的，没人注意这窗台上的“四个女人”。正在他被一步步“深入体检”的时候，远处一个同学朝这边喊：“徐少辉，老师叫你，该我们的啦！”

“哎！就来了。”

总算有了逃走的机会。那俩小媳妇没完没了很放肆地到处乱摸，让他感觉失去了自尊，心里确实很恼火。他离开那里的时候，隐约听到其中一个女人小声说：

“他是男的，嗓子那里能摸到一小块……”“他要不走，我就摸到那儿了……哈哈哈哈！”

没过几天，徐少辉在街上又遇见了迟姨，想装没看见低头走过去，可她先开了口：“老徐家小伙儿，你看那天把你不好意思的！有什么？我一个大老婆子，她俩也都是结婚的人了。”

她见徐少辉站那低着头不说话，又说：“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都大小伙子了，镇里的姑娘都想和你搞对象，看中哪个了告诉我！”

从这之后，迟姨找过徐少辉父母好几次，说某某人家的女孩怎么怎么好，配少辉正合适，都被他父母以“孩子还太小了”为由婉拒。

也许是有许多女孩看中了徐少辉求她介绍，她也爱帮忙，每隔三五日她就在放学路上把他拦到她家去。每次去她家，总能见到一两个女孩，说是她家的亲戚。常了，他也不理会这些，多是坐一会儿就走，偶尔也玩会儿扑克或吃顿饭。你别以为徐少辉是个蹭人家饭的赖搭，吃饭那是不得已，他才不愿吃迟姨家的饭，嫌她埋汰。迟姨有个不大的毛病，慢性咽炎，三天两头地揪脖子，看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脖子上有几道紫痧。有时正吃饭她就吐着唾沫揪脖子，唾沫星子都飞别人碗里。

去年十月的一天下午，徐少辉放学回家路上又“碰到”了迟姨，她说这回介绍这个对象比哪个都强，脾气好，长得俊，又聪明懂事，百里挑一，一定别错过了。徐少辉跟她到家一看，这个女孩他早就认识，是比他高一年级的李美华，在学校常见面，只是彼此很少说话。她家住鸭绿江边的桃花村，夏天去江边玩，还借过她家的小舢板。

论长相，李美华算得上黄花镇中学千余名女生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学习也不错，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据说她家不是本地人。上次学校选拔文艺宣传队队员有她一个，试唱革命京剧样板戏有点跑调儿，没选上，当时老师还说了句“可惜”！

徐少辉见了李美华，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不敢抬头看她，也想不起来说什么话。迟姨去外边喂鸡了，屋子里就剩他俩，却是离大老远地无话。

“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啊？”

还是美华先开了口。

徐少辉呆呆地像没听见似的，还是无话。可心里却想：有这么个对象真不错，她能看上我么？她年龄一定比我大，学校里还有人背后说她坏话，父母能同意么？

迟姨站外边窗台前喂鸡，耳朵却在听他俩说什么。听了好一会儿，屋

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就进屋了，走到外间还故意咳嗽两声。

“你俩怎么不说话呢？美华，你比他大，你也害臊啊？”

“我……”

美华欲言又止。

“迟姨，天晚了，我要回去了，要不我妈着急了。”

徐少辉并不情愿地说。

“你妈那儿赶明儿我去说，今晚儿饭就在这吃，我都做好了。你迟叔到县里办事晚上回不来，你们好好唠一唠，不处对象先交朋友呗！”

“来，美华，帮我干点活儿。”

说着，她和美华到厨房盛饭菜。迟姨的女儿小凤这时从外面跑进院子，大声喊：“妈，我饿了，吃饭！”

她看见了少辉，也不在乎，只说：“哥，我先吃了。”

“来来来，你俩快来吃饭。这小兔崽子一会儿把菜吃光了。”

迟姨说着坐到了桌边，美华挨着她坐，看着少辉等他上桌。

“迟姨，不行，我得赶快回家！”

“你怎么了？嫌我埋汰？这饭你也不是头一回吃，能药着你？！”

迟姨显然是生气了。

少辉是真的要走。原来他这时肚子里咕咕噜噜地疼，有些忍不住，还努力装作不很严重，又担心万一放了屁出来，很难堪。

“我肚子不太好，太抱歉了。”

他终于说了实话。

迟姨走过来，看看他的脸色，摸了摸他肚子问：“哪地方疼？”

“没准地方，串着疼。”

“哦！凉着了，不要紧，你趴炕上烙一会儿就好。”

迟姨帮少辉脱了鞋，上炕烙上肚子，回饭桌和美华一起吃饭。她们一边吃一边嘀咕些什么，少辉也顾不上听。大概是热炕上烙得很舒服，他朦朦胧胧似乎睡着了。

他听见了开灯声、关门声和放窗帘声。

“迟姨，这床被子放哪儿？”

“放这边，你们用，这是新的。”

迟姨的声音尽量压低了，刚刚听得到。

“妈，你把尿罐子放哪了？我怎么没看见？”

小凤的声很大，显然她以为少辉睡着了。

“在外屋了！尿罐子尿罐子的，挺老大姑娘也不害臊！以后晚上少喝水，省得老尿炕。”

迟姨大声斥责小凤几句，再没人说话。屋子里静静的，能听见解衣扣和脱衣服悉悉索索的声音。

“美华，你衣服放柜子上，这屋里有跳蚤，把那个火罐子拿来，还有火柴。”

“是这个吗？”

“不对，拿那个大的。”

“这么大罐子，他能受得了啊？！”

“小的是拔头的，没劲，不好使。”

美华走过来，坐在少辉旁边。迟姨推了他两下说：“少辉，你转过来点，我给你拔几罐子。”

他侧过身体，看美华挨自己坐着，正看着自己的狼狈相，有些不自在，说：“迟姨，不拔，这会儿好多了，不疼了。”

“不拔明儿还得疼，那股寒气出不来。”

迟姨很自信地说。

“拔吧，一点都不疼，我还被迟姨拔过呢！”

美华的声调像哄小孩。

美华说要拔，竟像下了命令一般，他乖乖听话了。当他衣服被拉扯掉之后，裤带被解开那一刻，心里突现出一种异样的感觉，羞得他不敢再睁开眼睛。

划火柴的声音之后，他突然感觉腹部有热物逼近，身体不自觉地往后一缩，火罐子没拔上。

“你别躲呀！”

迟姨真有些生气，使劲把少辉身体往前搬了一下。

“美华，你坐他身后，摁住他别乱动。把那个枕巾蒙他脸上，他看见了一害怕就会动。”

美华一声不响到少辉身后半卧着，用身体靠住他后背，把住他的手臂。她的脸紧贴着他的头。他闻到了她的体香，感受到了她的心跳和她胸前双峰的挺拔和温柔，似乎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才有的那种感觉，似乎又不是。

美华的身体一颤，罐子拔上了。一阵钻心的疼。他使劲收腹，但越收那罐子越紧。又努力挺腹，越挺还是越紧，疼得他满头是汗。

“少辉，别动，越动越疼，不动就不疼了。”

美华柔声地说。

他很听话地保持着固定的姿势，果然不很疼。

拔了四五罐子，他实在保持不住那个固定的姿势了。哀求：“迟姨，别拔了，好了。”

“你自己看看，这么大寒气，幸亏美华叫我给你拔一拔，要不你去医院也好不了！”

他吃力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拔过的部位，全是紫黑色的罐子痧。

“你给他拔那地方揉一揉，要不这紫痧好几天下不去。我困了，先睡了。”

美华轻轻揉着痧痕，她的手特别软，他舒服极了。

迟姨的觉来得快，响起了鼾声。

“还疼么？”

美华的声音极其温柔，颤颤地带着冲动和羞涩。

少辉看着她的脸，红得像一朵芍药花。薄薄的内衣，透出她胸前远山高耸，微微颤动。他一阵眩晕，猛然抱住她，一阵狂吻。他们紧紧拥抱着，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当最后一次高潮过后，少辉彻底瘫软了，而美华却在黑暗里摸索着疯狂地亲吻他不知几千次。

第二天清晨，徐少辉起来晚了点儿，急忙洗把脸拿起书包就走。

“哎！你站住！”

美华一把拉住他。

“你转过来，我看看。”

他像接受检查一般原地立正。她从头到脚查了一遍，把他衣领摆平，挂上风纪扣，又摘开了，扑哧一笑：“妈呀！你身上怎么这么爱紫？”

少辉急忙照镜子一看，脖子上全是嘴形的吻痕，衣领遮不住。

“天哪！这可怎么办？别人一看这就是嘴亲的。”

美华的脸红红的，瞅他捂着嘴乐，很开心的样子，一点也不着急。她故意做个鬼脸：“就这样，真好看，我爱看！”

“好，好，那我天天叫你看。不过，出去别人要问我这是怎么了，我就如实坦白是李美华亲的，怎么样？”

“看你急那样儿！我给你弄弄就好了，没事的。”

“你怎么弄？”

“你站好了，闭上眼睛，抬头，不许动，一动就不灵了啊！”

他老老实实按要求站那里不动，他愿意听她的摆布。美华把他衣领解开，沾点口水揪他脖子。揪过之后又揉了几下，突然又使劲亲了足有两分钟。

“好了！自己看看还像亲的不？”

他照镜子一看，满脖子全是细细的紫道子。

“可完了，美华，你是嫌我不够丑啊！”

“傻瓜！我看美就是美，管他呢！你不是怕人说是嘴亲的么？这回就说嗓子发炎了被人揪痧了。告诉你妈，就说是我给揪的。”

他又照镜子仔细看了一会儿。

“嘿嘿！真看不出来嘴印了，我服你！”

从此，徐少辉和李美华相爱了，但却爱得神不知鬼不觉。除了又在迟姨家见了几次面，两人在校园里偶然相遇，还是脸一红、头一低走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谁能说清楚这是怎样的爱呢？

学校离家不远，少辉远远望见了妈妈蹲在门前井沿儿洗衣服。近些天雨多，井里泉水旺，从井口溢出，在井边形成个浅浅的小水湾，洗衣洗菜很方便。妈妈老远就看见了儿子，那熟悉的身影，一身洗的发白的灰军装、军帽和斜挎的黄书包，哪怕是在万千人中，妈妈也能一眼就看见他。